

现代文选读

下册

六年制重点中学高中语文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六年制重点中学高中语文

(试教本)

现代文选读

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顺义冠中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6.75 字数 135,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 33,301—37,400

ISBN 7-107-00651-7

G·1257(课) 定价 0.86 元

前 言

《现代文选读》是课外阅读教材，分上下两册，供高中一年级两个学期使用。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这是鲁迅先生五十年前告诫青年的话，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经验证明，要真正学好语文，光靠课内是不够的，要把课内学习同课外学习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才能奏效。

经过初中阶段的语文训练，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文的阅读能力。《现代文选读》作为高中一年级的课外阅读教材，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自学现代文的能力。它同课内进行文言阅读训练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现代文选读》下册，共选课文二十三篇，原则上按文体归类，组成散文、杂文、科技说明文、议论文、人物传记、报告文学、小说等七个单元。每篇课文前面都作了简要的阅读提示。

课文都是从近年发表各类优秀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貌，富于时代特色。阅读这些课文，不仅能启发思想，开拓思路，也有助于认识生活、学习语言，对提高现代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大有好处。

课外阅读教材没有规定统一的学习计划，要求学生根据个人的实际需要做出具体安排。在阅读过程中，要作下边几件事：一、把自己认为精采的语句在书上用“~~~~~”画出来。二、借助字典，弄明白一些生疏词语的含义，并且抄在笔记本上。三、在每单元的课文中，

就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篇或两篇，写读书笔记。教师应该把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纳入自己的教学工作计划，并针对学生自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给予必要的指导，对那些有意义的普遍感兴趣的重要问题，还可以组织“读书讨论会”，把学生的课外学习不断引向深入。

这套教材是实验性的。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现代文选读》下册的编写者是：余澄清、周正逵、魏穆紫。责任编辑是余澄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

目 录

- 前言·····(1)
- 老赶不上趟·····胡絮青(1)
- 盗天火的诗人·····曾 克(6)
——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
- 记忆·····韩少华(15)
- 小花还活着吗? ·····苏 烈(19)
- 闻新建杨妃祠墓有感·····严 秀(22)
- 当说必说·····高占祥(28)
- 毛遂不避嫌疑·····赵金禾(31)
- 谈谈电子计算机·····张孟军(34)
- 浅谈“遗传工程”·····童克忠(44)
- 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环境·····于涌泉(50)
——介绍环境科学
- 青年人需要生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曲 啸(58)
- 思考的威力·····牛守贤(63)
- 文与理·····叶永烈(70)
- 苏步青·····刘征泰(76)
- 他属于世界·····陈 铮(91)
——体操运动员李宁小传
- 弩马十驾功不舍·····叶文玲(104)

酒,酒,酒, 还是酒·····	李延国(122)
飞到联合国总部的神奇石块·····	张胜友 章世敏(135)
汉堡港的变奏·····	柯 岩(143)
小小说三篇·····	(150)
两块弹片·····	袁一强(150)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木 公(152)
祖传青瓷碗·····	余 雪(156)
韩编辑与文学青年·····	刘心武(159)
蹉跎岁月(节选)·····	叶 辛(173)
“含川斋”见闻·····	涂怀呈(183)

老赶不上趟^①

胡絮青

【阅读提示】

作者是著名画家、老舍夫人，也和老舍先生一样，是一位“老北京”，对北京的一切都很熟悉。可是近几年不成了，“事事都有赶不上趟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文章列举了几个生动的事例，具体表明北京市发展的节奏明显加快，新鲜事儿层出不穷。这是党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带来的新气象。如果用老眼光看问题，按旧习惯办事，就会“越来越赶不上趟儿”。作者对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给予热情的讴歌，并且不顾自己年迈，坚持身体力行，希望“能赶得上趟”，充分表现出老当益壮、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本文熟练地运用了北京口语，通俗，简练，亲切，生动，读起来琅琅上口，回味无穷。要多读几遍，细心体会本文独特的语言风格。

我今年七十九岁。当别人问我：“您高寿啊？”我总是伸着一个指头回答：“差一岁八十啦！”

我生在北京。我的祖先原来住在黑龙江呼尔哈村，后来，南迁到辽宁，再以后，多尔袞统率满、蒙八旗大军攻占了北京，我的先人就在北京定居了下来，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别人问我“您是哪儿人？”我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北京

^①选自1984年8月25日《北京日报》。

人，旗人，正红旗的。”

除了在外地生活过十三年之外，前前后后，我已经在北京住了六十六年。

这么着，论岁数，论籍贯，论经历，人们给了我一个“老北京”的称号；我呢，自然，不反对。

既然是“老北京”，北京的事，由犄里旮晃儿的土话，到年根底下怎么做“芥菜墩儿”，我全在行；这么说，显得不太谦虚。反正，我自己琢磨着，对北京，我知道的不比北京百科全书少，如果真有这么一本书的话。

但是，这几年，我变得不象以前那么自信了。我不愿意承认我老了，可是，事事都有赶不上趟的感觉。

去年一位法国朋友访问我，闲聊中，我顺便也打听打听他对北京有什么印象。他说：“北京象个大工地，到处都施工，到处在盖新房，这是在其它任何国家首都也看不到的。”听了他的话，我很高兴。是的，北京这几年是盖了好多房，常常看见盖大楼的塔吊一立就是一片。不过，我觉得他有些夸大。前些年，百业俱废，欠账太多；这些年，拚命往前赶，去年一年就盖了四百九十万平方米住房，可是毕竟财力有限，北京住房还是很紧张，市政建设还是比较落后，北京城的样子，特别是市区，变化不算太大。我的老朋友们这几年乔迁新居的倒是不少，但翻开我的通讯录小本本，这些新居总是不出前三门、团结湖和劲松三处。说“北京到处在盖新房”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我有点小小的保留。当然，人家是一片盛情好意，犯不上拌嘴。

可巧，另一批老舍著作爱好者由日本来，要看看老舍在

北京的几处故居和工作学习过的遗迹，我给他们参谋了一个路线，派我的儿子前去讲解。跑了大半天，儿子回来了，告诉我一个大吃一惊的消息。他去了五处，听说年内有三处要拆，盖新楼！

这三处是：方家胡同小学，这是老舍当过小学校长的地方；南草厂西城区职工大学，这是老舍本人上小学的地方；北京师范大学旧址，这是老舍上中学的地方，他在这儿读过五年书。

这个消息，给了我很大震动。七、八十年都过去了，一点变化没有；突然，一年之内，全拆！是变了，北京的节奏快了！快多了！

看来，“北京到处在盖新房”倒是挺符合实际的。不过，承认了这一条，我自己有点泄气，我得承认我有点赶不上趟儿了。也许，是真老了？

北京有句老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道理我懂。可就是看着自己熟悉的、亲切的都一点一点地被改造了，我总有些若有所失的感觉。赶到我瞧着小孩子们挤在七扭八歪的小破教室里上课，瞧着老少三代挤在一间可怜巴巴的小屋里生活，我就自动地把心里这点若有所失堵回去。行了，就认这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吧。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总规律是往前发展的，是青出于蓝。我别跟这个总规律闹别扭。

后来，我想了个好主意，得以两全其美。咱们跟列宁学。苏维埃政权刚建立的时候，为了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and 精神文明教育，列宁主张多建纪念碑，多树雕像，多

开博物馆，多挂牌牌。

咱们也可以这么办。我就提了个建议：我愿意把老舍住了十六年的小房子和小院子献出来，开辟成“老舍故居”。国内的研究者可以来查资料，翻手稿。国外的爱好者也有个地方可以参观。噢！这是老舍写《龙须沟》的小桌子；噢！这是老舍朗诵《茶馆》的客厅；噢！这是那两棵水上勉先生描写过的柿子树；噢！这是那株被老舍称为“家宝”的昙花；……我已经开始想象了。

主意刚想好，新华社发了一个消息，说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又公布了一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一类是文化名人故居，一下子六处！它们是：康有为、茅盾、老舍、梅兰芳、齐白石、程砚秋故居。

虽然是所见略同，但是专家们和市政府的领导们一定是早有通盘规划，比我周到。我又慢了！不过，这回，我没泄气。

有了这次经验，行了，我胆子大了，我是搞美术的，对文化呀，传统呀，有点天然的爱好的。咚、咚、咚，我准备连放三炮：倡议搞雕塑，搞茶馆，搞地方风味小吃。政协开会的时候，我也去联合几位志同道合者，郑重其事地写几份建议提案。肯定会受大家欢迎，准的。

没等我下笔，咚、咚、咚，回敬了我三炮。

城市雕塑规划展览开幕了，一下子搬出来了几百件城市雕塑！一件好雕塑还不得雕个半年八个月的？闹了半天，人家早就动手了。

茶馆开张了，连外国的报纸都迅速发了专题消息。据

说，中央领导同志有过批示，多办茶馆。

夜市开业了，豌豆黄、串肉、炮羊肉、炸三角……上了市！

我赶紧承认：我是越来越赶不上趟儿了。

我佩服现在的青年人，真成！连炸三角都想起来了。这种北京风味食品，少说，有五十年没见面了，怪想的。天下应该是青年的。有中央书记处的四项指示，有首都城市发展长远规划，有体制上的种种改革，有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有青年们的干劲，北京城，肯定到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我也得往前赶呀，“老北京”在飞跃面前不能成为老落后。瞧着中央首长们带头换新装，瞧着北京的市民们都在开始讲究时装的款式和色彩，我也动心了，那天，我也扯了几尺黑地小白花的灯心绒，做了一件新罩衣，穿上，直接去了招待会。

第二天，来了一大帮中年妇女，一进门就嚷嚷：太美了！连老太太都穿了漂亮衣裳，我们也穿！快说说，在哪儿买的？

我一得意不要紧，说了这么一句话：北京解放三十五年了，我也是头一遭。老北京人讲究穿缎子的，绸子的，那才是地道的中国味呢！又大方又雅致。你们等着，赶明儿，我做一件大缎子袄穿给你们瞧瞧！

坏了，我又忘了我是常常赶不上趟儿的。

我爱北京加快了的节奏，有了这个加速度，二〇〇〇年国民经济翻两番一定能实现！我希望我能赶得上趟！

盗天火的诗人^①

——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

曾 克

【阅读提示】

这是一篇文艺回忆录。内容是追述著名诗人柯仲平同志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感人事迹，表达了作者对老师的无限崇敬和由衷的怀念之情。

在古希腊，流传着一个盗火神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人间还没有火，到处是寒冷和黑暗。普罗米修斯不畏艰险，从太阳那里偷来火种，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光明，而他自己却因此受到天神宙斯的残酷惩罚，被吊在悬崖峭壁上，长期忍受着苦难。

本文作者把柯仲平同志称作“盗天火的诗人”，这是为什么？柯仲平的事迹和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有哪些共同之处？请仔细阅读课文后，自己作出回答。

我认识诗人柯仲平，是在三十年代初的古都开封。当时的开封，风沙漫天，被连年军阀混战造成的萧条、恐怖气氛笼罩着，夜气如磐。一九三四年的春天，在古城龙亭后刑场上，革命青年接二连三倒下去！人们的心被黑暗、哀愁窒息着。

学期开始，我们开封私立北仓女中高年级的教室里，突

^①选自198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然吹进了一股清风，学校居然请来了几位新老师。他们中间有作家、社会科学研究者。虽然没有增添新课程，我们却听到了比神话更动人的新声：

“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变的。”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应该是世界的主人！”

“普罗米修斯为了偷天火给人间，牺牲了年青的生命！”

三月八日上午，上课铃刚一响，我们课堂里进来两个人。×老师让一位年龄稍长、模样有些古怪的人走在前面。这人，敦实的个头，天庭饱满，没戴帽子，穿一件半新的夹克，破旧的西装裤下露出一双力士鞋，腿有点瘸。看上去很象体育教员，又象工人。他的天然卷发很稀疏，蓄着络腮胡髭。

×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同学们，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市上和学校都没有举行纪念活动，我请这位柯维翰老师替我上一课，作为我们的纪念，好吧？”

我们带着好奇和基于对×老师的信任，热烈地鼓了掌。

柯老师一步迈到讲台上的课桌前，用他浓重的，我们听不太懂的云南口音说：“亲爱的小姐妹们！……”

这声异乎寻常的称呼，使我们不好意思地吃吃笑起来。

柯老师不在意地接着说：

“你们可晓得我是哪个？说把你们听了可不许害怕。我是个取保释放的囚徒。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叫柯仲平。‘维翰’是我早年的学名。我的罪是进行赤色宣传。今天我不是来宣传的，无论什么‘色’都不宣传。我来唱大本曲可好？”他的话又严肃又诙谐，目光盯着×老师。

“这就是‘创造社’‘狂飙社’的诗人柯仲平老师。”×老师立刻补充介绍。当时我们对于这两个革命文艺团体并不了解，诗人柯仲平的名字也不太熟悉。但是，能有诗人来到我们面前，却是十分意外而新鲜的事。

柯老师愉快地给我们讲起梁山伯、祝英台和白蛇传的故事。他有时说有时唱，一会落泪一会笑。他从中国讲到外国，从古讲到今，从《茶花女》讲到高尔基的《母亲》。他对于伟大的母性是那么崇敬，对于妇女沦为奴隶和商品所受的苦难是那么同情，对于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那么颂扬。他用火一样的语言说：“年轻的小姐妹们啊！锁链要靠斗争来挣脱，自由、幸福、爱情要靠斗争来获得！”他接着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九二〇年冬天，五四运动的怒潮，正在边疆城市昆明汹涌，一个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青年，家庭穷苦，貌不惊人，只是全身心扑向革命运动。一个少女爱上了他，爱得热烈而坚决。这个少女是地主资本家的大小姐，二老溺爱如珠，将全家金银财宝都交女儿保管，还要决心为她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上门女婿。这位小姐早为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着了魔，她爱自由，爱祖国，在为自由独立的斗争中，爱上了那个貌不惊人的穷学生。为着他们共同的斗争目标和人生理想，暑假里她拿走家里的几件珍贵首饰，毅然和情人逃离云南，经过河内，海防，香港，上海……到了北京，开始了他们斗争的流浪生活。

讲到这里，柯老师兴奋得流着豆大的汗珠。突然，他摔碎了粉笔，纵身跳上了课桌，大声骂起来：

“他妈的！现在究竟是什么世道？五四运动已经十五年了！女学校的女学生，连自己的‘三八’节都不准举行纪念活动，好不令人痛心！”说着，他的眼泪和汗珠满脸流淌。

几十颗天真无瑕，被石板压着的心被掀动了。我们的眼前燃起了火光。……

结合着另外几位新老老师的讲课，开展了读书会、演讲、辩论、办壁报等活动，北仓女中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心上的坚冰开始溶化；思想的火花开始点燃；多么新鲜的精神食粮呀！我们贪婪地咀嚼着，消化着，吸收着，追求着。

我们逐渐和几位新老师接近起来。但柯老师不常到学校里来，也不教课。偶尔见他在操场上学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对着墙打几个钟头。原来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音乐女教师小丁先生家里。当小丁先生告诉我们“三八”节柯老师讲的故事中，那位貌不惊人的青年就是他自己，携宝私逃的就是她的亲姐姐时，我们对他更加亲切了。后来，小丁先生被我们缠得没法，将柯老师一九二二年以后的经历告诉了我们：

他们逃到北京以后，全靠姐姐带出去的首饰为生。一只翡翠手镯，曾出入当铺十余次，每次当现洋二十元。他们省吃俭用并接济穷朋友，很快也就两手空空。这时候柯仲平开始了写作生涯。他的第一部抒情长诗《海夜歌声》，就是在北京的云南会馆饥寒交迫中脱稿的。这部长诗，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猛烈反抗，对自由解放的热烈追求，宣称自己和“大黑暗”是“冤家世仇”，“总想闹出个你死、我存”。当时诗人还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还没有很好地与群众结合，

所以诗中有些孤独、苦闷、徬徨的情绪。长诗于一九二四年底完成。一九二五年诗人到了上海，成了“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两年后在友人大力协助下，上海光华书局才将他的长诗印行。他又到陕西省立一中去教书了。在西安，诗人公开在暑期讲习会上宣讲《革命与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倡艺术不能离开时代。他说：“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啊！”“艺术是被压迫者的战曲！”

一九二八年诗人又回到北京。这期间，他从孤身创作发展到做宣传革命的组织联络工作。他借钱在西单白庙胡同开了一个小小的“喇叭书店”，这店名是老柯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我愿做预言的喇叭，将沉睡的世人吹醒”而命名的。翻译家林如稷、雕塑家刘开渠都曾大力协助过书店。不久，书店因卖《改造》杂志，引起反动当局施加政治压力、逮捕店员，又在经济上受骗，无法维持下去。

书店关门后，诗人暂时隐居起来。冬天着单衣，连小火炉都生不起，棉被也都卖光，每天只好用街上买来的一壶食用开水，放在双腿中间，再用破棉絮和干草裹盖住取暖。日日夜夜就这样在创作他的第二部长诗《风火山》。倦累了，敲开经常准备在屋里的一盆结了冰的水，洗洗脸，啃点干烧饼冷白薯。

《风火山》于一九二八年冬完稿。一九三〇年五月上海新兴书店出版。这是作者心血结晶的“次子”。早在《海夜歌声》完稿后，诗人就用遗嘱式的诗句，向友人托孤说：“这歌未到你手恐怕我已入墓地……我将这个孤儿托把你！”

头生儿《海夜歌声》意外地没有成为遗腹子，她的弟弟《风火山》一出世，却把共产党员、上海工人纠察总队部秘书的父亲柯仲平送进了监狱。因为这二孩子是在斗争中孕育，领受了血的洗礼，吹着战曲，大嚷大叫着降生的：“叭叭，实际行动创作你，实际行动领导你……我们血战喇叭吹战曲！前进着，前进，我们英勇的全世界的劳动阶级！”这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呼喊《风火山宣誓》。

诗人在这宣誓后面，更形象地以大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为背景，塑造了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流浪人，哲学家，艺术家），善良的母亲，革命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品质高尚的妓女，小商贩等典型人物，处处展现出作者对“工农联盟”、“革命军的政治攻势”、“文艺家必须参加斗争”等鲜明主张，并描绘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请看：

流浪人（即革命知识分子）说：“我流落，我爱上两个女人，她是光明，是苦人们喊叫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做爱，爱工人，爱农民。……”又说：“将来的人是尊卑一样，贫富不分，那最好的发明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儿孙。人民不能单喝西北风，因此世界有工农。人类根本的根本是劳动，根本的根本啊，受压迫，受欺弄，受饿受穷！”他对艺术家说：“下农田，进工厂，冒杀场，单说说想想，你看多空妄！把生活当成各色酒，酒钱不花一个大，痛饮各色酒，不到死亡不罢休！”

哲学家的誓言：“应该由实际创造理论，由实际证明理论，残酷不始于我们，以火攻火，以毒攻毒，我们决不做那可伶的耶稣！革命那能不用兵？！”